

薄暮晨光

晴空蓝兮
著

WAITING FOR THE DAWN

一对互相利用的男女
一段居心叵测的关系
以及一场没有出路的爱

1547 E7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出品
神龙创意
NO. 5201314

薄暮晨光

晴空蓝兮
WAITING FOR THE DAY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薄暮晨光 / 晴空蓝兮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0.8

ISBN 978-7-5059-6867-7

I. ①薄… II. ①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3619号

书 名	薄暮晨光
作 者	晴空蓝兮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姚莲瑞
责任印制	陈 晨 姚莲瑞
印 刷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980 1/16
印 张	18.5
版 次	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867-7
定 价	25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代序



我的黑夜与你的白天

文/孙杨（神龙创意出版总策划）

第一句话：这部言情小说了不起！

在言情小说的框框中，读者看惯了灰姑娘与王子，看惯了温柔体贴的美女和帅气多金的富二代。

但是，如果你看了晴空蓝兮的这本小说，我认为你会对言情有个新的定义。

一直以来都只是在黑道的小说、影视剧作品中看到零零碎碎的爱情片段，却从没有过这么一部小说，在爱情的框架中嵌入了黑道的情愁。

总认为，这部小说应该拥有另一个结尾——男女主角失散在茫茫人海里，找回记忆的男主和错过爱情的女主，各自过着各自的人生，走各自的路再也不曾相遇在人海。也许会有那么一丝遗憾，然而最终也就这样老去了。

虽然黯然，但这才是我为这本书想的最恰当的结局——黑夜和白天永远是对立面，黑夜永远不知白天的无奈，白天永远不懂夜的黑，所以这样的安排哪怕遗憾，却也是现实中的我们最正确的选择。

然而晴空最终还是不忍将悲伤落到最后，而是给它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。她说：毕竟这一路走来不容易。

白天与黑夜，在每一天都会有相交的一刻。

拿到《薄暮晨光》初稿后，我一口气用了将近三天的时间仔细地看完了它。

在看到四分之一处时，我以为这是关于一个女人复仇的故事；

在看到三分之一处时，我以为这是与黑道大佬生离死别的故事；

在看到四分之三处时，我以为这是一个负心女子始乱终弃的故事……

一边读心里一边隐隐地痛，甚至在看到将近结束的最后一千字之前，一环套一环

加快了速度的血拼和爱恨情仇的情节令我不寒而栗，从而以为这是个天各一方各自情殇的故事。

直到确切地看完一千字的尾声，真正合上书页的时候，我才醒悟前面的猜测，全部都是错的。

就在这一刻，眼泪毫无预警地直流而下。

就在这一刻，我想对晴空说：这本小说了不起！

晴空蓝兮用一种平静的、通透的甚至是冷漠的文字，带来了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故事。

从一开篇，屹立于南中国海船上的方晨凛冽决绝，个性鲜明，用寥寥数语便将一个带着悬疑色彩的故事用悲剧的开场展开，将读者带入了一种深沉的绝望之中。

随着抽丝剥茧般一层层揭开每个伤疤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之前所有的疼痛都只不过只是皮毛，真正的伤痛藏在了内心最阴暗的地方，无人疼惜，只能自我保护。

也许这篇文章的题材有点灰色、不够阳光，但是请相信，总有一种人生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。

关于故事里的黑道风云、酒色财气、纸醉金迷……关于它所诉说的人物的起伏沉落，可能我们会疑惑甚至诧异，那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人的生活。

他们的人生，就是另一种人生。

同晴空一样，我也相信因果循环，相信是非报应，这些架构在黑道的题材上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这个黑道无兄弟无三小，女人才是主角。

在策划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我想过，这本书如果换了另一个人来写，还会不会如此震撼？

晴空开始写文后一路走来，从一个写晋江灰姑娘文的小姑娘，逐渐成长为一个可以驾驭大时代和大背景题材的作家。

在这本书里，冷漠外表下波涛汹涌的爱情是共性，但是又带着鲜明的黑道和伤痕的烙印。

她的文字充满张力，与书中充满张力的情节相得益彰。

这样的搭配是会令人深刻难忘的。

正是这些独特的个性，成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爱情故事，也是和其他言情最大的不同。

去掉这些个性，即使是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架构，它也必将不能像这本书一样惊艳。

她惹上了他，白天遇见了黑夜，仿佛命中注定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当你拿起这本书，遇见了晴空，是否也是命中注定被她的文字所惊艳、从而死心塌地成为一名“恋空”（晴空粉丝的昵称）呢？期待答案。

我所知道的是，当你看完这本书，一定会对言情小说有个新的评判——言情小说并不是靡靡之音，她也是会呐喊的，它也会带来一种震撼。

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里，一切与毁灭有关、与永恒有关、与爱有关的故事，或许动人的不是爱情，而是我们对爱的期待。

楔子/001

第一章/003

这世上的商人有99%是你口中的奸商，但好歹还有1%是好人

第二章/011

没有完美的坏人，也没有彻底的坏蛋，
真正适合生存的是游离于中间地带的一群人

第三章/018

她的视线却不能从他身上拉开，心里有个声音告诉她，
他们是认识的

第四章/029

这时候带个男人回家，你就不怕他们误会？

第五章/040

其实我给过你机会，上次就已经放过你了

第六章/047

不知道那天找上韩睿的时候，她是不是就已经惹上了所谓的麻烦

第七章/054

多么奇怪，他竟然会选择相信这个女人

第八章/060

她让他暂住，结果他反倒才像是这里的主人

第九章/067

仿佛她真的是他最宠爱的女人

第十章/079

你爱过人吗？那些你认识的女人们，你有没有爱过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？

第十一章/088

因为那个人，她才有了今天，才能拥有看似美好的一切

第十二章/099

要得到自己想要的，当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

第十三章/107

几乎每一次见面，苏冬都会比上一次更加神采飞扬精神熠熠

第十四章/115

你在美国除了有生意之外，是否也同样还有女人呢？

第十五章/128

她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是这样立于广阔深浓的绿意之间，
便宛如一道最耀眼夺目的风景

第十六章/141

他喜欢她顽固的样子，习惯了她的不妥协，
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有时仅仅是想去挑逗她

第十七章/148

她很清楚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，明明应该阻止，
应该逃离，可是她动不了

第十八章/157

我陪他玩了一场，折腾了大半夜，他为游戏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

第十九章/171

那位亲爱的“兄长”选在这个时候千里迢迢来看我，
应该不单只是想要我的命这么简单

第二十章/182

她可以怀疑任何事，却不得不承认，
或许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事是他做不出来的

第二十一章/196

多么可笑，在这样的时刻竟然还会在意他是否曾经真心

第二十二章/205

如果她和他只是初识，如果中间没有隔着那些人和那些事，
那该有多好

第二十三章/215

方晨，说实话，你为韩睿哭过吗？

第二十四章/223

他所做的这一切，落在她的眼里都只是笑柄而已

第二十五章/235

她害怕在他的眼里看见与自己相似的痛楚

第二十六章/249

没有了韩睿，她重新回到了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生

第二十七章/255

告诉我，我们过去有多亲密？

第二十八章/268

她看着他，忽然想起初次见面时的场景

尾声/281



2009年9月20日深夜。

此刻，这片美丽的南中国海看起来更像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绸布，向四面八方铺展开去，与没有星子的夜色完美地相连，仿佛没有丝毫缝隙。

也不知是第几轮了，二号搜寻船的马达持续“突突”地响着，轰鸣声有规律地由远及近，再由近及远，船头的探照灯左右摆动，在空中形成一道极强的弧形光束，伴随着从扩音器传出去的有力的呼喊声，在这片海域上来回了许多遍。

可是，并没有任何回应。

除了船体经过时所掀起的白色浪花，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。

似乎在几个小时之前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刚下过一场大雨，湿腻的甲板泛着淡淡的铁锈味，与海风里的腥气及柴油味混和在一起，闻久了真令人作呕。

特别机动部队的徐天明从船舷的一侧走来，看见一个女人立在灯下，穿着一袭黑裙子，裙角在风中猎猎摆动，犹如一片随风欲舞的黑色羽翼。

探照灯强烈刺眼的余光落到她身上，将她一截露在外面的颈脖和肩胛照得莹白如同玉石，幽幽发着光。

似乎是听到脚步声，她回过头，看向徐天明。

徐天明迎上了她的目光，犹豫了一下，才叫她的名字：“方晨……”

他接着摇了摇头，“这一个半小时是最佳搜救时间，可是却连半个影子都没找到。再这样耗下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所以船要返航了。”

“至少你们刚才发现了碎片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可是，也只有碎片而已。”徐天明仰头看了看漆黑的夜空，深吸了口气，压下心中的那抹不安，才不得不说，“刚才的那场暴雨大大增加了搜索的难度，



很多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才直视着那双漂亮得令人惊艳的眼睛，继续道，“很多东西都会被冲走，应该也包括他……”

尸体两个字，终究还是没办法当着她的面说出口。

在这段搜寻的时间里，方晨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结果。

但当徐天明说出来后，她才发现有些残酷。

船已经掉了头，在单调的马达声中朝着对岸码头驶去。

静默良久，她才终于动了动被风吹得冰凉的嘴唇，“你觉得他已经死了，对吗？”她原本很好听的声音，此时却带着一丝凉意。

徐天明亲眼见证了她由开始的惊惶到此刻的镇定，一时间竟也摸不准她的情绪，只能出于职业本能地回答：“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，不排除这个可能性。”

“可是我不相信。”她摇了摇头，说，“也许真如你说的那样，他被冲走了，可是不信他会就这样死掉。”

徐天明沉吟了一会儿，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还要继续找下去？”

“放心。接下来的事我不会再麻烦你，今天你尽到你的职责就已经够了。”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她发现自己竟然还能扯出一丝笑，“谢谢你。不过，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除非让我看到他的尸体，否则我会一直找下去。”

咸湿冰冷的海风从两人中间贯穿而过，那些句子被吹得有些支离破碎，却又那么铿锵有力。

徐天明不禁眯起眼睛打量面前这个女人。认识她这么些年，终于在今天才发现，她似乎正变得和那个人越来越像，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神态都有了几分莫名的相似。

是因为待在一起久了的缘故吗？

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？

呵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眉宇间竟然有种凛冽的、不容置疑的决绝，也像极了那个在黑道上只手便能翻云覆雨的男人。

过了半晌，他才开口问：“为什么这样坚持？你想找到他，然后再回到他身边去？可是……我以为你并不爱他。”

方晨似乎被他问得愣住了，她微一怔忡，随即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，修长优美的颈脖裸露在微凉的海风中，乌黑浓密的长发随风扬起来，几乎融入在一片墨色的黑暗中。

她的声音很沉稳，极好地掩饰了内心的一抹惊慌与惶恐，“我不爱他，却也不代表我就希望他死。不是吗？”

这世上的商人有99%是你口中的奸商， 但好歹还有1%是好人

时间倒退回去年年底。

方晨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周家荣的卧室门没关严，电视声从门缝里漏出来，里头正播着热闹疯癫的综艺节目。

她象征性地敲了敲门，然后没好气地说：“关小点声。”

“你回来了！”床上的男人迅速跳起来，穿着花里胡哨的睡衣睡裤跑过来，“厨房里还有吃的，给你留了一份。”

“不用，我只想睡觉。所以……”她指一指电视，意图不言而喻。

遥控器就抓在周家荣的手上，他将音量调低了两格。

“不行，再小声一点。”

再小？再小就成默剧了吧！

可是，谁让他现在寄人篱下呢？他颇为怨念地看了看方晨，不情愿地说：“这房子隔音效果不错，你在隔壁未必能听得见。或许你有强迫症？所以每天回来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管我电视声音的大小。”

“对，我不但有强迫症，我还神经衰弱，只要一想到隔壁有声音在哇啦乱叫，我就睡不着。”她瞥了他一眼，面无表情地拎着包回房去。

啧啧，看来今天又在外面吃苦受气了。

周家荣看着她的背影，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“明天是周末，我叫了肖来吃火锅。”

“随便。”方晨累得连手都不愿抬起来，直接用脚将门带上，砰的一声算是结束了这场谈话。



睡到半夜，方晨醒了过来，因为窗帘的遮光效果太好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
她躺在床上，眨了眨眼，异常清醒。

方晨并非从噩梦中惊醒，从十九岁那年的某一天开始，她便时常会出现这种睡到一半突然醒来的情况。

也不算是失眠，因为再过一会儿，她自然又会重新沉沉地睡去。

没有办法解释，就连医生也只能摇头。

方晨起身倒了杯水，摸黑走到电脑前。

打开邮箱，十指熟练地敲击着键盘，她开始写信：

我今天又醒了，醒之前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。也许是太久没有做关于你的梦了，其他的内容我都忘记了，就只有你的脸是清晰的。

姐姐，我想你。

记忆中，以前的她从不肯叫陆夕一声姐姐。

邮件发送出去的时候，电脑屏幕右下角显示的时间为凌晨两点四十三分。

十分钟之后，方晨回到床上，重新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到大天亮。

小区附近又有新开的楼盘，很早便有施工的声音隐约传过来，单调沉闷持续不断，业主委员会为此投诉抗议了许多次，最终只能无奈地悻悻收场。

没办法，寸土寸金的今天，精明的开发商恨不得连个小角落都不放过，更何况这样的黄金地段。

方晨拿被子蒙住头，心中实在气恼，又再迷糊了一会儿，再次睁开眼睛，拿起手机一看陡然一惊！

手机里原本设了闹钟，竟在睡梦中将它关掉了，却连一丝印象都没有。

刚刚完牙，老李的电话便如催命般地打进来，劈头就问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她慌张地说：“在路上，堵车。”

随便洗了把脸，甚至连头发都来不及梳，自然也没化妆，她就赶着出了门。

临出门之前又看了眼周家荣的卧室，门关得紧紧的，想必还没起床。

方晨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老李已经拿了录音笔隔着防盗铁门在做采访。

她走上前去，正好看见被采访的当事人满脸气愤、唾沫横飞地指控道：“那些奸商没有一个好东西！这地方我们一家三代住了好几十年了，凭什么他们说拆就拆？让我搬？门儿都没有！”

那个中年妇女见到方晨靠近，稍微停了停，警惕而又狐疑地睨她，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记者。”方晨忙说，又指着老李，“我们是同事，这次专门来这儿就城西开发拆迁问题做采访。请您继续说。”

“哦，你们记者可是社会的喉舌，要替我们小老百姓说说话，伸张正义！小姑娘你说，我们一家老小安安稳稳地住了这么些年，我两个女儿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，现在他们居然要把这儿拆掉，推土机都开到家门口来了，这让我们以后怎么生活？”杨二凤一看又来了个记者，劲头更足了。

老李说：“开发商不是承诺会有赔偿和补助吗？等以后房子盖好了，你们还是可以……”

“那些都是没影子的事儿！”杨二凤迅速截断老李的话，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，“什么赔偿安置协议，这些奸商的话我可不信！别说我不信了，就连我家八十九岁的老奶奶都不信！反正我只知道我们一家子在这里住得好好的，要往哪儿搬？不搬！谁来了也不搬！”

说到激动处，她把手一挥，“你们回去吧，我们没话可说了！”说完就砰的一声关上大门，再也敲不开了。

回报社的路上，老李问方晨：“如果换成你，会怎么办？”

“有赔偿，又能以旧换新，为什么不搬？”方晨抽出纸巾擦了擦沾了一层灰的鞋面，想了想又说，“不过做钉子户似乎也挺爽的。断水断电算什么？天王老子来了也拿我没辙！这样一想，会不会也很有气概？”

老李忍不住笑起来，“气概能当饭吃？不过刚才那杨二凤有句话倒是说对了，现在这些开发商还真是奸商，不但赚钱有一套，对付起这种顽固的钉子户，手段也多着呢。你看着吧，过不了多久，杨家也会跟着搬出去。”

“老李，你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还不信？”老李挑起眉毛，好笑地看着方晨，“你跑社会新闻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类事情接触得还少了？难得还能这么天真，不容易啊。”

“你别讽刺我。”方晨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“我只是认为，这世上的商人有99%是你口中的奸商，但好歹还有1%是好人。”

这天方晨下班回到家，见到来吃火锅的肖莫，她就问：“肖总，请问你是好人么？”

周家荣穿着新买的真丝睡袍，趿着棉拖鞋从厨房里出来，微微皱眉，“小方晨，你是不是还没从记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？干吗回家了还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势？”

她沉下脸，“如果再敢叫我小方晨，明天你就收拾东西搬出去。”

“你确实比我小。”周家荣小声反驳，他转头去找后援，“这女人越来越不讲理了。肖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

肖莫跷着二郎腿窝在沙发里，姿态闲适，淡笑不语地看着方晨说：“我是好人。”

“可是今天有人说你是奸商。”

“哦？”他扬起漂亮的唇角，饶有兴趣地等着下文。

“我今天采访了一个钉子户，据说你为了开发你的新楼盘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。”回想起白天杨二风对他满脸鄙夷的称呼，方晨就忍不住想笑，“可是看在相识一场的分上，我还是替你说了两句好话。”

“多谢。”肖莫点了点头。

“不客气。”

“你这样信任我，我应该报答你。”

“怎么？想要到时候送我一套房子？”

“嗯，这个提议可以考虑。”他含了支烟在嘴里，烟雾背后的那双眼睛微微眯着，似笑非笑的样子，倒真有点像个奸商。

“你喜欢住几楼？要多大户型？我交代下面给你预留一套。”

结果方晨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周家荣已经先跳了起来，“什么？肖，你真要送她房子？我和你多少年的交情了，怎么也没见你这样为我着想过？”

“我以为你现在住得很舒坦。”肖莫弹了弹烟灰，笑说，“要不咱俩换换？你搬我那儿去住。”

“好啊。”周家荣立刻答道。

肖莫看向方晨，“怎么样？你同不同意？”

“不敢委屈了你，只怕我这两室一厅的公寓你连手脚都活动不开吧。”

方晨语毕又转向周家荣，凉凉地道：“如果不是看在你交高额房租的分上，你以为我愿意收留一只雄性动物吗？”

周家荣愣了愣，好半天才讷讷地问肖莫：“是不是我出国太久落伍了，国内的女人都已经拜金拜到如此露骨的地步了吗？”

肖莫哈哈大笑。

待方晨钻进厨房去拿碗筷时，周家荣压低了声音问肖莫：“你该不会真对这女人有兴趣吧？”

“否则你以为我真的这么闲，会来吃你做的火锅？”

“可我看不出她有哪里好。”

“她又有哪里不好么？”肖莫漫不经心地反问。

“关键是，她似乎不是你向来喜欢的那一型……”

肖莫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，不过风格倒是难得的统一，全是妩媚又火辣的小妞，偶尔在酒吧里见着，一个个都似派对女王，性格开朗不说，饮酒划拳也是无一

不精。

而方晨……在周家荣看来，多半时候都是正统的小白领形象，走路、做事包括讲话的神态全都正经而严谨，怎么看怎么像是从小就被约束调教得老老实实的女孩子，就连男性朋友都没见她往公寓里带回过一个。

这个样子的方晨与那些女人一比，简直传统得不像话。

所以周家荣很怀疑，肖莫怎么突然就转了口味呢？

几位钉子户的采访被报社刊登出来之后，不出所料，很快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。报纸还专门在第四版上辟了一块位置，让来信来电的热心群众们一抒己见。

在茶余饭后，报社的同事偶尔也会互相讨论。

“这两年，拆迁纠纷愈演愈烈啊，不过，最后胜利的一方始终不是老百姓吧。”

“其实就是钱呗……小老百姓们还能图什么呀？只要赔偿协议真能履行到位，也没必要花那精力和工夫与政府或开发商斗智斗勇。”

“喂，听说现如今那几家钉子户联手合作，红底白字的横幅都拉到楼顶上了，说是要誓死捍卫权利什么的，热闹极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聊得正起劲时，方晨接到一通电话，挂上电话她就立刻赶去了市立医院。

医院走廊上永远充斥着行色匆匆的护士和家属，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。

方晨寻到1311号病房，一进门就看见杨二凤坐在病床边，面色愠怒。

那是间公共病房，六张床位挤在一块儿，空间越发显得狭小逼仄。

一见方晨进来，杨二凤立刻站起来：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“老李他今天正好有任务在郊区，没办法赶回来。”

“哦，你来也是一样的。”杨二凤指一指病床上的人，“你瞧，我们家老太太被那些人害成什么样儿了！”

快九十岁的老人家此刻正紧闭双眼半卧在床上，右手手腕上覆着绷带纱布，苍老瘦削的脸几乎完全陷进灰白的枕头里，或许是因为疼痛难忍，老人发出持续的微弱哼声。

方晨一愣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还不是那杀千刀的房地产商害的！”

她心里不禁咯噔一下，皱着眉说：“请您讲清楚一些。”

杨二凤咬牙切齿地将事情的经过略微描述了一遍。

因为家中再一次突然断了电，致使正在浴室里的老太太没看清脚下的路，被塑